

世界文學全集 4

茶花女

小仲馬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茶花女

小仲馬

—— 遠景精選版 ——

茶 花 女

世界文學全集 R④

著 者	小 仲 馬
編 選 者	遠 景 編 輯 部
發 行 人	沈 登 恩
出 版 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2 號 郵 撥：1 0 2 2 2 1
發 行 所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2 號 電 話：7 1 1—7 8 7 1
門 市 部	台 北 市 仁 愛 路 三 段 125 號 電 話：7 5 2—5 5 9 4
新 加 坡 總 代 理 印 刷 所	南 洋 商 報 新 加 坡 亞 歷 山 大 路 307 號 優 文 印 刷 廠 台 北 市 興 寧 街 24—9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90 元 港 幣 15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7 年 5 月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71 年 9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我的意見以為只有在多多研究了人性以後，我們才能够動筆創造出人物來；猶之乎只有在認真學習了一種語言以後，我們才能够運用這種語言一樣。此刻還沒有到創作的年齡，我也就以述說已有的故事自足了。

所以我請求讀者相信我述說的這一件故事的真實性，這裏面的人物，除去女主角以外，還都活着的呢。

並且，我這裏收集的事實，一大部分都可以在巴黎找得到見證人，如果我的話還不够證實。不過因了一點特別的機緣，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寫得出來，因為我知道了末段的隱情，如果沒有這末段的情節，簡直就不成其為一件完整而有趣的故事了。事實是這樣給我知道的：

在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我在拉費特路看見一大張拍賣傢具古董的黃色廣告。這拍賣是在一件喪事以後舉行的，廣告上面沒有指明死者是什麼人，只說了拍賣的地點在昂丹路九號，時間是本月十六日從正午到午後五時。廣告上還附說了一件事，在十三、十四兩天大家還可以先去參觀那住宅及傢具等。我向來是愛好古董的，所以不願錯過了這個機會，即使不一定買，至

少也可以看看有些什麼東西。第二天，我就到了昂丹路九號去。

時候還早得很，可是房子裏面已經有了男男女女的看客；尤其是那般闊綽的女客。穿着天鵝絨的衣服，圍着克什米爾羊皮的披肩，華美的篷車在門外停著等候，她們也對着眼前的奢華出神，露出她們的驚訝，甚至於讚賞。

後來我就明白了這讚賞和驚訝的來由了；當我也用心觀察時，很容易地看出我是走到了一個娼家姑娘的房子裏面。大抵大戶人家的女人們關心想看的東西（這些正都是大戶人家的女人），就正是這種姑娘們的住宅；這種姑娘們的新奇的裝扮，一天一天地教她們學習，並且，同她們一樣，而且就在她們的左右。這些姑娘們也在大戲院裏有她們的包廂；她們在巴黎市上擺弄她們冶豔的豐姿，她們的珠寶和穢行。

此刻，這所住宅裏的一個姑娘，是已經死了；所以最規矩、最貞節的女人也可一直走進她的臥室，「死」已經洗淨了污穢處所裏面的空氣。其實，如果用得着藉詞的話，她們也有她們的藉詞，她們到這裏來無非爲了這裏有東西拍賣，並不知道她們來訪的是什麼人家。她們看見了廣告，她們想來看看廣告上所允許察看的東西，並且預先選定了她們想買的；事情原來再簡單也沒有。這自然禁止不了她們在這一堆佳品裏面探尋這個姑娘的生活，她們原來一定早聽到了大家談說這個新奇的故事的。

可惜的是這裏面的神秘隨着女主人一同死去了，不管這般太太們有多大的心願，她們也只能看着這個姑娘死後出賣的東西驚奇，再也看不到她生前的絲毫了。

說到頭來，畢竟是還有些貨品可以買賣的。傢具陳設都是上等的貨色。紅木的桌椅、中國的瓷瓶、薩格斯的彫像、緞綢、上等的紗絨，什麼都不缺少。

我在這所房子裏面隨意走着，跟隨着這一般貴婦們。她們走進一間懸着波斯花錦的房間裏去；當我也跟着走進去時，差不多同時她們帶笑地又走出來了，彷彿遇見了什麼害羞的事情似的。這樣，我倒反而更加渴望進去看看了。這原來是梳妝間，裏面陳列着應有盡有的最細緻的物品，也像是死者最高度的奢侈的表現。

靠住牆邊的一張六尺長三尺寬的桌子上面，閃爍着奧哥克與阿狄阿店裏的一切珠寶，這是一套很精緻的收藏品，成千的件數裏面沒有一件不是金質或者銀質的。但是這一套想來定是逐漸地收集起來。而且也不是靠單一的恩愛能完成的。

我並不覺得看看一個花柳場中的姑娘的梳妝間，就會難以爲情，我倒很有興致細心察看一切，不管它是什麼東西。我看出了這所有的精緻彫鏤的物品上面，刻着各種縮寫的名字，附着不同的標誌。

這許多物品，每一件都代表着可憐的姑娘的一次失身；一面我心裏想着上帝還算饒恕了她，因爲祂並沒有給她照常的懲罰，祂讓她在老年以前的奢華嬌美中死去了；對於她們這種人，老境正是第一度的死亡啊。

實在的，有什麼比看着罪過的老境還更悲傷的，尤其是對於人？到了這種老境一點點尊嚴也沒有了，一點點興味也喚引不起來了。這無窮期的追悔，並不是追悔從前走差了路，只悔着錯作

了的打算，浪耗了的金錢，說到這，這真是世上最可慘的事件了。我曾經認識一個漂亮的女人，她一生只剩下一個女兒，這女兒據說是同她從前一樣地美麗。這可憐的孩子，她的母親從來沒有一次叫她一聲：「妳是我的女兒」，不是爲了命令她供養她的老境的，正如這老女人自己的童年也是靠這種糧食培養一樣。這可憐的女兒叫做路易芝。她服從母親的命令，奉獻了她自己，不是出於志願，不是出於情欲，不是出於享樂，彷彿學習一種手藝一樣。

連續的墮落生涯，而且是早熟的墮落，再配上長期病態的身體，完全消滅了這個女孩子辨別善惡的智慧，這智慧也許上帝曾經分配了給她，但從來沒有人想到爲她誘發。

我永遠忘不了這個年輕的姑娘，差不多在每一天的同一時辰裏，她都要走上大街來，她的母親不斷地陪伴着她，恰像真的母親陪伴着真的女兒那樣地殷勤。那時候我還年輕，已經習於接受我的時代的廉價道德，不以這爲稀奇了。可是我還記得一看見了這醜惡而罪過的監視，馬上就引起我的輕蔑與厭惡。從來沒有一個處女的顏面上能够放射出像她這樣純潔、這樣憂鬱苦痛的表情，她竟像一幅基督犧牲的神像。

有一天，這姑娘的臉上顏色開朗起來了。在她母親掌握着的墮落生涯中，上帝似乎也允許給予她一點幸福，說起來上帝造成她這般無力，到底爲什麼拋棄她——在生活痛苦的重負下，竟連一點安慰也沒有呢？有那麼一天，她覺察出她懷孕了。她還保留着的一點純潔竟使她爲了這件事高興的發抖。人的靈魂真有些奇奇怪怪的避難自慰的地方！路易芝連忙將這好消息報告母親。說起來也慚愧，——可是我們是在述說一件真的事實，要不是爲了指陳出這些受了譴罰而無法聲訴

的生物的冤苦，最好我們還是封住我們的口。說起來也慚愧，路易芝的母親答覆她說，有了她們兩個已經儘够，再够不上養活三個了；她說是這種孩子用不着，並且懷孕就攔了功夫。

第二天，一個產婆（我們只附帶地提一筆說這產婆是母親的朋友）來看了一看路易芝；她在牀上睡了幾天，再起來時臉色更慘白，體力更瘦弱了。

三個月以後，有一個人可憐這女孩子，弄了她去診治好了她的病；但是最後的刺激過於強烈，一場小產之後她就死去了。

那個母親仍還活着。怎樣活法？天老爺知道。

在我仔細瀏覽那些金銀器皿的時候，這一件故事又走進了我的腦海裏來，一面這麼迴想着，時間却彷彿流過了一大段，我看出這房子裏面只剩了我和一個守門人了。他在門口正留心地窺視我，我是否偷了什麼東西。

我走近了這個負責的人，難爲他就了不少的心。

「先生，」我問他，「你可以告訴我從前住在這裏的人的名字嗎？」

「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

我知道這個姑娘的名字，並且也認識她的面孔的。

「怎麼！」我向守門人說，「瑪格麗特·哥吉耶死了？」

「是呀，先生。」

「是什麼時候啊？」

「我想有三個禮拜了吧。」

「爲什麼讓大家都來參觀她的房子呢？」

「債主們認爲這樣一定可以幫助拍賣，大家可以先來看看傢具和各種材料；你明白了吧。這樣好勸得人買。」

「那麼她還有些債？」

「呵！先生，不少呢。」

「拍賣的錢够抵還得來吧？」

「還有多多的呢。」

「那麼，多餘的該給誰呢？」

「給她家裏。」

「原來她還有一個家？」

「彷彿是的吧。」

「打攪了你，先生。」

看門人相信了我的來意無他，向我打了個招呼，我就出來了。

「可憐的姑娘！」我走回家時對我自己說，「她死的時候該是很淒慘的吧，在她們的世界裏，只有在身體健康健全的條件之下才有朋友呢。」想着想着，不由得我憐憫起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命運了。

在許多人看來這彷彿是可笑的事，但是我對於娼家姑娘們有無限的寬容，並且也懶得去討論這寬容的道理。

有一天，在我正往省署裏去取護照的時候，我看見一條小街上有兩個警察拖着一個姑娘。我不知道這個姑娘犯了什麼罪。我所知道的，就是那時她正在搶着擁抱一個幾個月的孩子，滿臉熱淚地哭着，她的被捕拆離了她們母子。從這一天以後，我再也不隨便輕視第一眼看見的女人了。

2

拍賣定在十六日舉行。

從參觀到拍賣的日期中間還留了一天的空檔，爲的好讓陳設店裏的人，有時間撤掉那些窗幔牆幃之類的東西下來。

這時候我正從外地旅行回來。朋友們並不會拿瑪格麗特的死，當作別後重逢時必須報告的各種重大新聞中的一件向我談述；這也是很自然的事。瑪格麗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但是愈是生前聲名洋溢的這一類的女子，死後愈是冷落。她們正像太陽，沒落時同升起時一樣，靜悄悄地沒有人理會。如果她們死得年輕，還引得起一般人們的留念，一個聲名很大的巴黎姑娘的情人們差不多彼此都是朋友。大家也談一談她的生平，交換各人的感想；彼此仍然照常生活，彷彿這變故不曾發生似的，也引不出他們的一滴眼淚。

在現在這年頭，對於二十五歲的人，眼淚變成了稀罕的東西了。至多也只有曾經給過同樣眼淚的父母，才有資格換得到他們的。

至於我呢，雖然我的名字並不會刻在瑪格麗特的任何物品上。可是我適才自白的這一點本能

的寬容與天生的憐憫心，使我深長思量到她的死亡，也許她還值不上我如此深念呢。

我記得曾經當時在尚塞利塞樹林裏遇見過她，那裏她是每天必去的，坐在她的小巧的藍漆篷車裏，兩個俊美栗色的馬曳着。那時我就注意到她超出同儕的丰度，襯着絕殊的姿色，更加顯出她的高超。

她們這般可憐的生物，在出門的時候總有些不知道是什麼人伴隨着的。男子們既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公開他對於這種女子的曖昧關係，同時她們這種女子又都怕孤寂，所以她們常常挈引着同行中比她們境況較苦沒有車子坐的姑娘，就是那些講究的老太太（其實一點也講究不起來）。有了這些同伴在一道，旁人就可以探聽出她們陪伴着的姑娘的身世和詳情了。

瑪格麗特的情形可並不是這樣。她到尚塞利塞去老是獨自一個人，坐在她的車子裏面極力地躲藏着自己，在冬天披圍着一條長克什米爾披肩，夏天穿着極其樸素的衣衫。即使在她散步時，遇到了她所熟識的人們，偶然也向他們微微一笑，這微笑也只有他們才看得出來：是一個公爵夫人才能有的這種笑法。她不像她的同行的姑娘們一樣，在由圓場尚塞利塞進口的路上，來回地走，她的兩匹馬是一直拉她拉到樹林裏的。在那裏她走下車來，漫步一個鐘頭的光景，再上她的車子，趕着馬快步地回家。

所有這些情景，重新跳進我的記憶裏來了，我惋惜這個姑娘的死，正像人們惋惜一件藝術家的作品完全毀壞了一樣。

女人裏面再也沒有看見有比瑪格麗特更美麗動人的姿色的了。身材高高瘦瘦的，雖然稍嫌過

度，但她有特別高明的本領，裝束起來可以使這一點天然的缺陷完全消失。她的克什米爾披肩的下端一直拖長到地，兩邊飄露出綢衫的寬闊的衣襟，厚茸茸的皮袖頭裏藏着她的雙手，緊貼在她胸前，旁邊圍着褶紋的曲線是那樣地勻稱，任你再愛挑剔的眼睛，也沒有話說。

一副絕妙的頭臉是異樣地媚人。頭是小小的，正像繆塞所說，她母親彷彿故意造成她這樣小巧，爲了好細心製作似的。

你試在一個描畫不出的柔媚的蛋形額面上，放上一對黑黑的眼珠，上面蓋着兩彎如畫地純淨的眉毛；再在眼睛前面，遮掩一層長長的睫毛，它們低垂時在玫瑰般顏色的兩頰上，撒下一陣輕微的陰影，再添上一副清秀筆直而靈敏的鼻子，兩個鼻孔教一種肉感生活的強烈要求給稍稍張開了來；再畫上一張整齊的嘴，柔唇輕開處擺着乳樣潔白的牙齒；然後再渲染一渲染那絨樣柔膩的皮膚，下面蓋着一對不曾經人觸摩過的桃子似的臉頰；這樣你就可以得到這一副頭臉的全景了。

黑得像墨玉的頭髮，或有或無地漾着天然的波紋，在額前分作寬闊的兩股，消失在腦後，露出兩隻耳朵的下方，閃耀着價值四五千法郎一件的鑽石耳墜。

爲什麼瑪格麗特那樣熱烈的生平會在額面上留下這樣童雅純貞的表情？這真是教我們研究不出結果。

瑪格麗特有一幅維達勒替她作的畫像，也只有他才能畫得出來。這幅像在她死後我曾經保有了幾天，畫得生動唯肖，我的記憶描不出的地方我就拿它作參考材料。

我在這一章裏描寫的細節，有的是到後來才知道的，但是此刻我一起都記了下來，省得後面

談到這個女子的故事時又回頭來追述。

瑪格麗特生時，所有的劇本的創演她都要到場的，她每天晚上都在戲院舞場裏度過。只要有
一齣新作的劇本上演，一定可以碰得見她，有三件東西永遠不會離她的左右：一副手拿的望遠鏡
、一口袋糖菓、還有一束茶花。

一個月裏頭，有二十五天她拿的茶花是白的，還有五天是紅的，從來誰也不知道這顏色的變
換有什麼理由，常到她愛去的戲院看戲的人們同她的朋友，大家都和我一樣注意到這件事，我此
刻不過提起一下，並不能有什麼解釋。

除了茶花以外，從來沒有人看見她身旁有過別樣的花。所以在她的賣花娘巴爾客太太家裏，
有人就替她取了一個別號，叫她作「茶花女」，這名字一直留傳了下來。

瑪格麗特曾經作過巴黎排場入時的青年們的情婦，她自己公開向人承認，他們也都以此自誇
，足見得情夫、情婦彼此頗能相得。

可是，約莫三年以來，從巴涅爾一次旅行回來以後，據說她只和一個外國的老年公爵同居。
這老人極其富有，他用盡了力量想改正她過去的生活，並且她也表示願意接受。

這件事我是這樣聽到人傳說的：

在一八四二年的春季，瑪格麗特身體極其病弱，醫生囑咐她務必要去有礦泉的地方調養。她
於是就去了巴涅爾市。

那裏的一羣病人中間，有個公爵的女兒，她不僅害着同瑪格麗特一樣的病，並且相貌也極其

相似，不相識的人會把她們認成兩姊妹。只是，公爵姑娘的病已經到了肺結核的第三期，瑪格麗特到那裏沒有幾天之後，她就死去了。

有一天早上，公爵因在這兒埋葬了他心愛的女兒，還停留在那裏不忍離去，偶然在一條大路的轉角處瞥見了瑪格麗特。他彷彿看見了他的孩子的影像，就一直向她走去，握着她的兩隻手，流着淚親吻她，也不問她到底是誰，逕就要求允許他常去看她，並願以愛死去的女兒的情感轉移到她身上。

瑪格麗特本來單獨住在巴涅爾的，只隨身帶了一個女僕，一面想着對於這老年人也沒有什麼嫌疑可避，就應允了他的要求。

在巴涅爾有許多人都認識瑪格麗特的，他們走去公爵那裏報告了哥吉耶姑娘是怎樣身分的人。這對於老年人自然是一個打擊，因為這樣他就再看不出她像他的女兒了。可是時候也已經遲了，她已經成了他心上不可少的需要，他傷慟之後還能繼續生活下去的，她是唯一的藉詞。

他一點也不責備她（他也沒有責備她的權利），反是慰問她是否能够改換得過她的生活來。他願意貢獻她所需求的一切，作為交換她犧牲了舊時生活的酬報。她應允了。

我們還要知道這時候正是在瑪格麗特的病中。對於她這種熱情的性格，她正以為過去的生涯就是使她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種迷信的心理，教她希望上帝因了她的悔悟與皈依，賜還給她美色與健康。

泉水的治療，長垂的靜養以及自然的疲乏，安閒的散步，這許多原因果然在夏季將盡的時候